

人间真情

藏在月饼里的团圆

■刘俊伟

每年一进入农历八月，村东头的小集市上便会多出好几个打月饼的铺子。中秋将至，月饼生意又做起来了。月饼炉是长方形的，两米多长，一米多高，用红砖砌成，外壁抹了黄泥。炉边支着一顶大帐篷，帐篷下有一块长长的案板。打月饼的师傅有条不紊地完成选料、炒馅、酿浆、揉面、压模等工序，最后用大托盘端着月饼胚送进炉子。不一会儿，整条街都弥漫着诱人的香气。年幼的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每次经过总要贪婪地吸气，仿佛空气中的甜香能让我心里开出花来。那时候，我多渴望自己变成打月饼的师傅，哪怕只是帮忙烧烧炉子也好。

这种铺子做的月饼品类单一，只有五仁馅。顾客可以自备原料，付点加工费，缺少的食材也能在铺子里购买。母亲总会提前在家挑好颗粒饱满的花生和芝麻，掂上刚榨的花生油，还有事先称好的白糖、冰糖、面粉和鸡蛋，用大竹篮装好，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就出发去集市了。我央求母亲带我去，想窥探炉子的秘密，可她总是不答应。短暂的伤心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忘了，因为母亲不一会儿就会提着一篮月饼回来。月饼有圆盘般大小，刚出炉，捧在手里还微微发烫。金灿灿的表皮酥软可口，轻轻掰开，薄薄的皮里裹满馅料。炒熟的芝麻、花生、核桃和瓜子仁混在一起，香气扑鼻，冰糖的清甜点缀其中，咬一口，唇齿留香。里面还有青红丝和金橘丝，虽然为月饼添了几分颜色，但我却不喜欢那味道，总是小心地拽出来，扔给一旁觅食的鸡。

母亲在桌上铺好干净的报纸，将月饼一块块摆开，让余热充分散去。待月饼彻底放凉，她便一块块用正方形牛皮纸包好，覆上红纸，再拿纸绳扎得结结实实，一封一封收进柜子，那是她节前去姥姥家走亲戚要带的礼品，她叮嘱我和姐弟们不准乱动。而那些没包的，我们可以随便吃。通常还没到中秋，月饼就被我们吃得所剩无几，所以母亲总会特意留一封包好的，过节那天再拿出来。

晚饭后，月亮升到中天，母亲招呼我们在堂屋坐下。橘黄的灯光下，她取出一封月饼，解开纸绳，掀去红纸，展

开牛皮纸，月饼香随即扑面而来。月饼油润的表皮上嵌满了芝麻，正中还点了一个喜庆的红点。母亲接过父亲递来的菜刀，将月饼平均切成六块，每人分得一块。小弟弟爱吃馅里的冰糖，总是小心翼翼地抠出来含在嘴里；我爱吃其中的花生仁，又香又脆。窗外的月亮仿佛更圆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说边笑，分享着属于中秋的甜蜜。

后来，月饼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传统的五仁馅在新式的蛋黄莲蓉、豆沙枣泥等口味面前，渐渐显得平常。但每年中秋晚上，母亲依然会切一块老式月饼分给我们。我们开始嫌弃它甜腻硌牙，母亲却坚持要我们吃完，说这象征着阖家团圆，我们只好不情愿地咽下那一小块月饼，而父亲和母亲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那时我并不懂母亲的心意，直到长大成家后的某一年中秋，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分月饼的情景，才明白那一块圆圆的月饼里，藏着她最朴素的愿望，也终于意识到，那些我和姐弟们在外读书、工作，未能陪在父母身边的中秋夜晚，他们吃月饼时，该有多孤单。此时此刻，只觉得记忆中那块被切开的五仁月饼，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生活百味

梦醒时刻

■陈怡

站芳是三天前走的。那天清晨，雪花刚刚扑上窗户，他就拿着车钥匙往外走，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得去给车充满电，雪天路滑，半路没电抛锚就麻烦了。”

青依没料到，这竟是他消失前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句话。等到第二天傍晚，雪越下越密，连小区的路都被封了，站芳还是没回来。不安像藤蔓，从心底往上爬，缠得青依喘不过气来。

青依再也坐不住了，她要去找站芳。

站芳的单位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青依哆哆嗦嗦地推开玻璃门，暖气扑面而来，却没驱散她身上的寒意。前台拨通了部门的电话，没过多久，一个矮胖男人走了出来，看到浑身是雪的青依，愣了愣：“你找站芳？”

“是，我是他女朋友。”青依咽了口唾沫，声音发紧。

矮胖男人接下来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青依心上：“前几天下雪路滑，站芳经理摔了一跤，伤了，被他老婆送到医院了。”

“老婆？”青依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飞。她知道站芳有过婚史，但站芳发誓早已与前妻断绝来往。

“大哥，”她抬起头，声音带着刻意的伪装，“能告诉我他在哪个医院吗？”男人犹豫了一下，告诉了她地址。青依转身就往外跑，脚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响。

站芳是在青依刚离婚时通过婚恋平台认识的。刚开始，她发现站芳走路有点跛，一高一低的。她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竟红了眼，声音带着哽咽：“那年春节聚会，酒后，亲戚非要开车送我，结果出了车祸，腿伤了。后来工作忙，没做好康复，就落下了病根。”看着站芳泛红的眼眶，青依的心一下子软了。

近在咫尺的幸福难道都是虚幻的泡沫吗？青依一边走一边想。推开病房门的瞬间，青依一眼就看到了病床上的人。站芳的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脸色苍白，看起来很虚弱。“站芳！”青依扑到床边，带着哭腔，“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联系我？”

站芳睁开眼，看到她时，眼神先是慌乱，随即就冷了下来，吐出一句让青依听后如坠冰窟的话：“我不认识你。”

青依愣住了，眼泪僵在眼眶里。

“你是哪位？”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突然从门口传来。青依回过头，看到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女人，手里拎着饭盒和暖水瓶，眼睛里带着明显的倦意。

“我是站芳的未婚妻。”青依声音依旧有些发紧。

女人的脸“唰”一下白了，饭盒和暖水瓶“咣当”一声重重摔在地上，汤和水洒了一地。她指着青依，声音发颤：“你胡说！我才是站芳的妻子！你是谁？”

站芳闭着眼，脸通红，突然捂着头说：“我头疼……快，快叫医生……”

青依看着眼前的闹剧，心里最后一点侥幸也消失了。

原来，站芳的腿不是车祸造成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还有他和他交往时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青依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灵魂似乎脱离了肉体，仿佛大梦一场。她想不到，自己掏心掏肺地付出，换来的却是欺骗、愚弄和轻视。

几年后的一个傍晚，青依偶然走过以前和站芳经常走的街道，突然，她看到一个孤独的背影。原来，站芳因诈骗被判了刑，出狱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只能靠捡垃圾为生，活像一条丧家之犬。

心灵感悟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刘忠全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和晨风一起叩响了她家的门环。
她——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
却把三个儿子交给了万水千山。

在那雨恨云愁的年月里，
吸一口空气她都感到苦涩而辛酸。
她用草汁和泪水喂养了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是她生命的靠山。

当革命向她发出急切的召唤，
油灯下，她把儿子端详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她为儿子收拾起了行装，
心一颤，两行热泪流出了多少爱恋。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两个儿子走了，
她伫立村头，望断南飞的大雁。
今宵，儿子将宿在哪家村寨？
明晨，又将登上哪架大山？

离别后，儿子常来梦中和她叙谈，
关于流血的战斗，关于胜利的一天；
她也常常向青天借一片白云，
托它捎去一个母亲的心愿。

又一年，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寒风把不幸的消息捎到她的面前，
两个儿子长眠在黄河之滨，
鲜血染红了黄河的波谷浪尖。

她跑到村头，望遍大路小路，
大路小路上，只有狂风在呼喊。
黄河呵，你能否立刻改道，
日日夜夜流过她的门前？

她哭了，却又偷偷地把眼泪擦干，
毅然把第三个儿子送上前线……
呵！在这偏僻的乡村，
一颗赤诚的心映红了大地云天。

今天，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来看她，带来几斤水果和糕点，
不！我应该送给她亿万吨的幸福，
以及浩浩江河、巍巍峰峦……

太昊伏羲陵前

■夏志红

风一生，秋天
我沐浴着一场雨
宛丘，七千个秋
都是春的故事
层层麦壳裹着秕谷的胎音
图腾——那个黑白交尾的伏羲蛇纹
在夏的肩胛骨上，蜕下一枚鳞
我伸手，接住烫手的星

龙湖波光粼粼，龙园里
我踩到一枚裂开的汉瓦
瓦当的回纹，缠住鞋带
像祖先攥住一个迷路的孩子
两千年的柏影下
我跪，祭祀
额头撞响一口无声的钟
铭记着历史的回音

晨钟暮鼓聆听春秋
九九归一
你的，他的
我的，她的——
我们的共同愿望
被冬窖的泥腥腌成种子
在中州的垄沟，裂出铜绿的芽
美好生活，在华夏大地上梦想成真